

Angels' Voice

Chinese Catholic Monthly Newsletter No. 375, Aug. 2024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CITY OF INDUSTRY, CA
PERMIT NO. 4103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Return Service Requested

野聲

八月號



375

August 2024



本期目錄

天主教講輪迴嗎？	蘇崑勇神父	02
天涯長相憶	王慧敏	08
生活是天主的言語	李碧圓修女	10
蒙福的東歐朝聖	古偉瀛	15
聖母升天 主恩圓滿	白建清神父	19
我的“賢內助”	詹紹慧	22
AI 人工智能	小雷	25
A Transformative Journey of Faith	Andre Chang	28
封面故事：波蘭琴斯托霍瓦黑聖母	葛寧意	30

您想認識天主嗎？您剛搬來這地區，您想參加教會嗎？請和我們聯絡。更歡迎來教堂看看。

聯絡人：朱康民執事 (626) 964-3629 x 129

華人協進會會長：岳德帆 (626) 905-7929

彌撒時間：主日下午 3:30 在聖堂

地點：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

St.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

1835 Larkvane Rd., Rowland Hts., CA 91748

主日證道網上重播: <https://catholicchinese.org> 首頁點選「蘇神父的視頻」

洛杉磯羅蘭崗天主教華人協進會發行

指導司鐸：蘇崑勇神父

輪值編輯：葛寧意

編 審：蘇 闊

策 劃：孫愛珠

聯 絡：孫小艾

封面編輯：李芳宇、朱正暉

寄 發：戴慕文、岳德帆、陸詩源

印 刷：陳建宇（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

天主教講輪迴嗎？

蘇崑勇 神父

在牧靈工作上，常會聽到來自信友或慕道者提出各種與基督信仰相關的疑問，其中尤其較困擾華人教友及有心慕道者的問題之一，便是關於「生死輪迴」的事。七年半之前，我來到美國洛杉磯總教區的堂區服務，在堂區裡專務為華人教友團體的牧靈需要服務也有六年了；在這期間，雖然不像我在台灣工作時，較常聽到人們在日常言談中探討這相同的問題，但在美國這裡偶而都會有人向我提及這個疑問：「你相信生死輪迴這事嗎？」

在我執筆撰寫此文的前幾天才又被一位我們教會的華人教友問到：「神父，在我們天主教的信仰教導裡是如何看生死輪迴這事呢？」我在八月份的這一期刊分享此文，希望多多少少有助於讀者們，尤其是被此問題困惑的信友與慕道友們，對天主教在這方面的講法或教導有個精簡但清楚、正確的認知。

以下我的分享内容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對「生死輪迴」這個概念的簡單介紹；其次是從天主教以聖經為基礎的信仰教導向讀者說明，讓大家看清楚在天主教講不講「生死輪迴」。

一、生死輪迴是什麼概念？

首先，為了說明在天主教的教義裡對「生死輪迴」有何看法，不得不先簡要地和讀者談一下「生死輪迴」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誠實地說，我自己在這方面並無深究，認識也不多，但我相信，凡是對世界上不同宗教文化有點概念的人，應該不會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幾千年來，「輪迴轉世」與「重新投胎」的思想與觀念，一直被東方民族大部份人接受並相信；輪迴的觀念與說法最早起源於印度教。它也是其他印度宗教（如耆那教和錫克教）和佛教教義的核心；若想多些了解耆那教和錫克教請上 google 網站搜尋相關資料即可。

在前面提到的這幾個宗教的教義中常講「善惡報應」的真理，強調人類從生到死，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有過的每一個善惡言行和作為，都相對地，且不能避免地必須要承受一種不可抗拒的善惡報應之力，就是佛教常說的「業力」。這「業力」的概念和「輪迴轉世」兩者常是密不可分地連結著，彼此是缺一不可的。這兩種論說都相信，人在一生中，由其言行所「種下的因」，都必須承受應有的「後果報應——即所謂的果報——業力」；一個人可能在此生中就已完成應受的「果報」，也可能因來不及在此生完成，必須透過死後再輪迴的規律，再次投胎來到此同一人間，繼續完成其上輩子應受，卻仍未完成的「果報」。

這種「種下的因」必須承受「後果報應」的觀念與說法，就形成了人不斷地在「生」與「死」之間輪迴的規律。按照此邏輯來說，我們今生所遭遇的各種情況，不一定是起因於今生，有可能是源自遙遠的過去——即上輩子，或上上輩子，甚至更遠的過去也說不定。

換言之，人類的生命，死後輪迴再投胎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能夠在投胎後的新的身體中，處理過去的未完成的業力

—果報。實際上，這裡所謂的輪迴，也等同於是「重生」的意思，就是指人類的靈魂一次又一次回到塵世間，投胎到新的肉體中以繼續靈魂的內在進化和發展。既是如此，為所有相信輪迴定律的人們來說，死亡並不是結束，出生也不是開始。

以上在這一節裡僅能簡白地為讀者介紹「生死輪迴」的大概中心意義。因為我對印度教與佛教的「生死輪迴」學說認識較淺薄，所以若讀者覺得我在上面這一節所分享的內容，有不足或不當，甚至是錯謬之處，還請不吝指正，筆者我必虛心受教。

二、天主教對「生死輪迴」之說有何教導？

在這一節裡，我分享的內容，主要是以天主教聖經的教導為基礎，也加上幾個來自天主教教理的教導。

1. 天主教不講「生死輪迴」但講「因果關係」

天主教的教導雖不談生死輪迴，卻論及人的「生」、「死」之間的「因」、「果」關係。在這裡所談的「因」和「果」，是指人在「生」時所造的「因」，「死」後所該承受的「果」。就是指，人活著的時候如何「生活」，將直接決定人死後無法避免且必要承受的果。正所謂「善生得善果」；而這個善果就是天堂的賞報；是指死後將進入無限的美善國度裡，永遠與那生命的主宰——天主，生活在一起。反之，不好好善度、善待自己這一生者，死後自然得不到正果與善果；天主教的教導告訴我們說，人死後得不到正果與善果的這種

情況，是指永遠與這位無限美善的天主相隔離，也就是永遠生活在「毫無美善、光明與希望可言」的地獄裡。

然而，天主教教導我們的這種「因果關係」與印度教派、佛教及一些民間信仰所相信的，那種毫無止境的，必須不斷在生與死之間輪迴，不斷地重生到人世間的因果論，是極為不同的；天主教的信仰講的因果關係，是沒有重覆的，是指人在一世的生命裡所造的因，在肉體死亡之後，必將按照其在世活著時，一輩子的功過而產生的果報；它將是決定性，是永恒性的。意思是說：要嘛！將進入天堂那永生、永恒的聖善國度裡繼續生存，與天主永遠生活在一起；要嘛！將去到地獄那屬於魔鬼——撒旦的永遠暗黑、絕無任何美善與希望的國度裡繼續生活著。

2. 天主教信仰的教導裡不談「生死輪迴」，但常論及「死後的復活」及復活之後的「永生」與「永死」的真理事實。

聖保祿向格林多教會的信友們論述耶穌基督的復活時，這樣描述復活說：「死人的復活也是這樣：播種的是可朽壞的，復活起來的是不可朽壞的；播種的是可羞辱的，復活起來的是光榮的；播種的是軟弱的，復活起來的是強健的；播種的是屬生靈的身體，復活起來的是屬神的身體；……。」（格前十五 42-44）

「……的確，號筒一響，死人必要復活，成為不朽的，我們也必要改變，因為這可朽壞的，必須穿上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必須穿上不可死的。幾時這可朽壞的，穿上了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那時就要應驗經上所記載

的這句話：「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格前十五 52-54）

為何保祿可以這麼大膽而且理直氣壯地說，人死後復活時，生命可以成為不朽的、光榮的、強健以及變成不可死的呢？我們信仰耶穌基督的，都很清楚知道這問題的答案就在耶穌身上；那全是因為耶穌為拯救我們所做的一切、為彌補我們的罪過，親自來到人世間，經歷了死亡與復活；以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為贖世人的罪過所作的偉大犧牲，使我們人類，尤其是信仰祂的這些人，在離開此世之後，可以不用靠著不斷投胎重生人間，這種不斷輪迴的方式，來承受我們因為在這一輩子造了種種的因之後應有的果報。只因有了耶穌，只要我們在死之前就努力真心悔改，並建立功行相伴我們的靈魂，根本不需什麼再輪迴、再投胎重生。不是嗎？

此外，在默示錄裡天主曾與若望這樣對話說：

我是生活的；我曾死過，可是，看，我如今卻活着，一直到萬世萬代；我持有死亡和陰府的鑰匙。（默一 18）

以後，我聽見有聲音從天上說：「你寫下：從今而後，凡在主內死去的，是有福的！」的確，聖神說，讓他們勞苦之後安息罷，因為他們的功行常隨着他們。（默十四 13）

這叫我們明白，天主教信仰不談「生死輪迴」，因為死亡為我們只是復活後進入永生的門戶。這裡所說的「永生」與所謂的「永死—永遠與天主分離」是相對的。

結論

即使我們大概瞭解了，為何在天主教會的教義裡不談「生死輪迴」這方面的事，但還是有不少人因為在網路媒體的報導上，看到或聽聞了一些所謂真人、真事的「重生、投胎及轉世」的個案之後，還是堅信，甚至主張萬物的「生死輪迴」是存在，也是事實。因此，在那些具有輪迴觀念主張的人當中，或許也會有人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接受萬物生命皆有「生死輪迴」，都可能再投胎轉世、重生的主張和說法；然而，就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我們並不需要去懷疑那些相關報導的真實性，原因很簡單，因為天主是全能的，祂只需一句話就能創造整個宇宙，只需吹一口氣就能賦人類生命氣息；只要是出於祂的旨意和計劃，就像耶穌自己不也曾經復活過死人嗎？因此，如果天主願意，祂要讓誰重新來到人間再過一輩子，也是輕而易舉，都是可能的，不是嗎？但這不表示每個生靈都需要重生、投胎、輪迴，再來人世走一趟。相對的，從耶穌親自來了人間，給予我們那麼多的教導，在祂的教導裡，還是希望我們人能努力把握今生，善度善待這一生，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嗎？感謝讚美耶穌！願在祂的愛內彼此共勉！



天涯長相憶

王慧敏

~~~~~  
芙拉(Flora) 是我的忘年之交，我們在北卡教會的讀經小組裡相識，她比我年輕二十多歲，小組成員的年齡都與我相仿，芙拉算是「孩子」，但她最勇於發言，團體討論時，從沒有「政治正確」的顧忌，我也認為是就該說是，不要似是而非，我們成為了好友。有一次我與外子去北歐旅遊，在芬蘭時護照被竊，我立即電郵告知芙拉，請她代禱。後來兩本護照被及時尋回，我深信除了自己與幾位團友的禱告之外，芙拉的代禱大有功效。

外子退休後，為了能常常見到兒女孫輩，我們告別了長居三十多年的北卡，西遷加州。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不久後芙拉更換工作，也來了加州，並且住在離我們只有半小時車程之處，這一定是天主的旨意。此後，我在新環境裡有了老朋友，無盡的感恩。

有時候，我們在週六相約去同望拉丁彌撒，她也會邀我去計劃生育中心(Planned Parenthood) 前的人行道上為終止墮胎唸玫瑰經，我多半奉陪。週一是芙拉的休假日，她會來家中或社區餐館與我共進午餐。二零二零年三月新冠爆發，附近的天主教堂全數關閉，只能望網路彌撒。同年八月，芙拉告知她的本堂神父開始每天在停車場做彌撒，那真是大好消息，在疫情如火如荼之際，我竟然又可以每天參與聖祭，實領聖體。

二零二一年夏末，芙拉來電話，說她工作的醫院要求每個員工都必需打疫苗，她不信任未經仔細測試的新科技，因此決定辭職，遠赴加拿大渥太華的一所隱修院，開始過分別為聖的宗教生活。早些年，芙拉就拜訪過不同的修會，但一直沒有下定決心，疫苗強制令成了最後一根稻草，讓她很快做出抉擇。我雖然捨不得她離開，卻衷心為她高興，感謝天主帶領她找到她自己的命定。人生中沒有幾個朋友會在地緣上長久相伴，同行過一段已令我由衷感謝。

進修院後，芙拉仍常與我互通音訊，週六早上接獲她的電話，讓我覺得她仍在附近。觀察期的第一年，她被允許在週末使用手機和電腦；一年後，聖母升天節前夕，芙拉剪去了一頭長髮，正式進入初學，手機必須上繳，也不能使用電腦，只能從郵局收受信件，那是幫助修道者和親們友逐漸適應的過程。好在初學一年之後，週末使用電話、電郵將被恢復，感謝天主我們仍有機會交談。

現在芙拉的生活重心是朝拜聖體，不斷祈禱，也做少許社區服務。她常敦促我為全人類祈禱。耶穌最看重人的靈魂，當今世上罪惡太多，為人靈得救祈禱，不僅是耶穌聖心的渴望，更有急迫性。人的悔改與天主的義怒相關，多人皈依，或可減輕災殃。「這稱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謙遜祈禱，尋求我的面，遠離自己的惡行，我必從天上俯聽，寬恕他們的罪過，使他們的土地復元。」(編年紀下七 14) 感謝芙拉答覆了天主的召叫，成為忠信的代禱者。

最近一次通電話時，她正在整理房間，清除不是絕對必要的物件。二零二四年夏天她將發初願，宣示貞潔、服從與

貧窮的誓言；她將俯伏在地，並有一塊布會覆蓋她全身，象徵完全死於自己；她也會有一個新的宗教名號，也許我不能再叫她芙拉，要稱她為某某修女。在我這世俗之人看來，棄絕所有、完全無我、絕對服從，都不是容易的事，願主祝福保守她和她的修會，遇見困難考驗時，都能克服得勝。



## 生活是天主的言語

李碧圓修女

~~~~~  
我很喜歡這首短詞：「人只要存在就是一種祝福，只要活著便是聖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可貴之處在於做真正的自己，當你學會了承認並尊重感情上的自我，並且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時，你將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對周圍的人安全而無傷害。真正的「我」是自由的、無私的；當你沒有恐懼、擔心、焦慮和不安全感時，你是較自由無私的，你也能真正的愛人。

要如何更成為真正的自我呢？我越來越相信，是要聆聽我們每個人內在的聲音，如此我們就會聽到自己的故事，給自己開啟希望之門。當我們能寬恕別人時，就是釋放監牢裡的一個囚犯，而那個囚犯其實就是我自己！實際上，每個人的生命會自己找出路，因為真正的生命會生出新生命，真生命是生生不息的轉動和流溢。愛是我存在的理由，是我真正的身分、真正的性格、我的名字。所以，只要做真正的自己，就是受到祝福的；只要好好的生活，就是聖的。

人的慣性是不斷地尋求食物和思想，以為這就是生存的意義。這使我們不斷地形成某種自我，而這種「自我」常是自我中心的。每個人的注意力都有三個不同的時間點：過去、現在和未來。大多數的時候，我們將精神放在留戀過去，以及計劃未來，而沒有真正的生活在此刻當下，因此沒有真正的享受當下的生命，換句話說：沒有覺醒的生活，就是沒有真正的生活。

生活其實就是天主的言語，當人能聆聽生活的實相時，就是聆聽天主，並在這樣的生命歷程中不斷的成為真正的自己，也是每個人的天命。真正的我是自由、無私的；當沒有恐懼、擔心、焦慮和不安全感時，才能較自由無私的，也才能真正的愛人。自我中心的人，其實是活在假我（殼子）之中，生命的價值在於做真實的自己。

生活中的一切是在越來越成為真正的自己。要成為真正的自己，就是要學習擺脫過去經驗的控制（印痕），破除對未來不實的幻想。做人，就是要活得更有的人性。因為人是天主的肖像，而天主是愛，因此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愛也是

為了愛。人最大的問題常在於拒絕做人而想做神，因為人不願意接受做人的限度及他的易受傷性。

福音最偉大的喜訊就是天主成了低微和易受傷者。耶穌基督的降生為人，意思是神成為人，降生到世上來，是為告訴我們如何成為人，才能和他共融成為神。這就是榮格所謂的「越有人性，越有神性」，這是「降生成人」，是一個歷程。

廣義來說，我們都還不是個完成受造的人，都還在過程中，每一個人的構造是獨特的，每個人有其特長，也有其限度，在成長過程中逐漸成為天主所要完成的「我」。其實習慣常是我們生活中最大的毒害，它控制了我們，使我們不自由，以至於常去做些不該或不願做的事，而不去做願做的事或該做的事。耶穌也說：「如果你們要跟隨我，該惱恨你的父母、兄弟……」，其實這段福音中的「父母、兄弟」，是指那些存留在我們腦海裡，至今仍控制我們的思想、習慣。過去的經驗實在太影響我們，以致於我們常活在過去而不自覺，尤其是不好的傷痛經驗。其實一個人只要認真的去生活，受傷的經驗常是不可少的，問題是該如何去面對處理它。若不將它壓入潛意識中，反而更深刻地去意識它、承認它，並以無限柔軟的心去接納這個事實，那麼它就會成為成長的恩膏，而真智慧就開始。

人在長出智慧後，會重新以基督的眼睛看過去的生命痛苦，過去的一切包括罪過在內，都已成過去，不再返回，未來的一切憂慮、煩惱，也在盡了人事以後，交托在天主手中，不要活在不真實的幻想中。若我明天死了，明天的事就不是

我的事了。其實我們的痛苦多半是因害怕未來或焦慮過去而產生的。當我們能進入痛苦裡，痛苦往往是可忍受的。凡是真實的感受，不受任何的威脅；凡是不真實的，根本不存在。如此，上主的平安就在其中，這就是我們希望的原有。耶穌自己曾親受極大的痛苦，就是為了使痛苦成為我們得救的新因素。天主就在痛苦的核心內，一切痛苦就是祂。所以一個基督徒能體驗到的天主的臨在，並不會取消其吃苦的可能，也不會滅絕邪惡的勢力，因為這是我們此世生活的一部份。信德告訴我們，痛苦是生命的種子。

活在當下，就是此刻天主在我心靈的最深處，祂與我同在，這是祈禱最好的地方，只有現在是真實的。現在就是永遠，沒有結束。我覺得人就是天主與我相遇的地方，這個自我是發現天主最重要的管道。簡單地說：祈禱就是此刻此時注意天主。有人祈禱只為解決問題或找尋安慰，而不是去找天主自己。祈禱並非改變現狀，而是叫人看清現狀，猶如在黑夜中來了一道光。

在我最初的信仰經驗中，常以為找到了天主了，但在進入修道生活後，有更深的渴望與天主溝通，因此不斷地追尋各種祈禱方式、神學知識、心理學、神師的神修指導或東方靈修的靜坐或內觀祈禱等，以為從外在的人或知識可以獲得對天主的認識與溝通方式，但越來越發現自己其實是活在某種幻想中。越追求天主，越不斷地經驗到自己的軟弱與限度。記得在誓發終身願之前的避靜中，曾告訴神師說：「我覺得自己的靈修越來越退步。」神父回應我：「神修的進步就是貧窮與軟弱的成長，而非力量與能力的成長。」當時就是這句話，給我帶來了平安，使我能決定誓許終身度

奉獻修道的生活，並因而發現認識自己的軟弱，才是認識天主的開端。

榮格晚年，有人問他說：「什麼是你真正的人生朝聖之途呢？」他回答說：「我的旅程是往下爬千個階梯，這樣我才能到達我生命的終點，可延伸我的友誼之手到達大地的土塊上，因為我原本是『土』。」生命的歷程就是從頭腦走到心的路程，換句話說是往下走的路，一直到我呼出最後的一口氣息為止。我整個聖召使命也就是在這樣的路途中，試著去彰顯天主的人性化臨在，讓人認識天主真正的面貌是仁愛、慈悲、寬恕！

摘錄自《越有人性，越有神性》
李碧圓修女著—星火文化 2024. 01



李碧圓修女，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美國加州聖名大學生態藝術文化靈修學碩士
現任納匝肋靈修中心避靜導師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台灣省第一任省會長
修會羅馬總會總參議員

李修女九月七日將在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為華人教友舉行靈修講座

蒙福的東歐朝聖

古偉瀛

~~~~~

我參加過不少朝聖，有時是個人的，有時是團體的。這次雖是團體，但是不像以前多是熟人，而是新舊雜陳，來自許多不同的地方，從台灣來的除了我及兩對夫婦外，大部分是美國各地來的，其中有多年不見的老友如來自聖地牙哥的沈藝甲、蔣廷俠夫婦，也有較常會面的友人，但更多的是從未見面的，各個都懷著朝聖的心來的。這次朝聖我們走過八個國家，由北向南分別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以及波士尼亞；十四天內住進十一家旅社，經驗豐富的朝聖導遊說，這是「鐵人行程」。我行前只想到去默主哥耶看看那有名的聖母顯現地，沒有考慮太多其他像是體力負荷的問題，結果是一次很豐富、極富特色而且特別蒙福(每次到達目的地前大雨就停、陽光露臉，就是一例)的一次朝聖。現在回想時，會發現我們三十幾位每個人都有角色，促成這次的成功，這是一個有機的組合團體，在不同的環境中各自努力促成完美的朝聖。

我們朝聖團最大的特色是具有完整的禮儀團隊，除了有請自羅馬讀博士的李神父主持外，更有相當專業的領經、輔祭以及歌詠團(他們都是自己堂區的歌詠團台柱)，在大巴士車上每天都有日課誦禱及玫瑰經，在各個不同的朝聖地天天都有彌撒感恩祭，悠揚的聖樂在耳際，聖人的芳表在心中。

我們朝聖的人物也是很多元的，更驚喜的是有許多意外的相遇。首站就是波蘭克拉科，此地出現最多我們要去朝拜的當代的聖者，例如留給世人《神聖慈悲日記》的聖傅天娜修女，這位類似小德蘭的當代波蘭聖女，目前很受歡迎，因為她從小事情上與基督的親密互動，在日記上很生動地呈現出來，因此她生前的修院(仁慈之母女修會)成了朝聖熱門景點；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遺澤仍舊餘溫猶存，紀念他的大教堂以及他的故居(波蘭瓦多維采)都有絡繹不絕的參訪者；而此地最古老有名的朝聖地則是在古皇宮裏的中古時期的黑面聖母。古老傳說中，耶穌升天後，聖母被若望接到家中時，將一張耶穌在納匝肋的木工坊裡親手製作的雪松木桌也帶了去，聖史路加多次登門拜訪聖母，他親手在這桌面上繪畫出聖母抱耶穌的聖像。在教會歷史上的反聖像運動期間，基督徒為避免聖像遭破壞曾幾經轉移。十四世紀，此像置列於波蘭王子 Ladislaus 城堡內，一次敵人來犯，一支利劍穿過高大的門窗射入像中聖母的咽喉。為安全起見，王子決定將聖像轉移到自己的出生地奧帕拉，途經琴斯托霍瓦時天色已晚，便在聖母升天教堂的修道院過夜。次日，他把聖像放在馬車上繼續趕路，然而馬卻拒絕前行，王子認為這是聖母的意願，於是便在此停留不再前行。歷劫不毀的刀疤聖母像旁有數百年來無數朝聖者所獻珍貴的裝飾，多少年來成為波蘭的守護主保。此地還有一位在世界最大的納粹集中營奧許維茲捨身救人的聖科爾柏神父，當年致命之地也讓大家沉重的的心情中感覺到聖人的「讓我代替他(判死刑囚犯)」的震撼。這麼多的聖人所在，波蘭不愧為當今歐洲最有活力的天主教社會，我們當天看到一車車的青年，在神父修女的帶領下前來參加初領聖體

的莊嚴儀式，便可知，雖然今日很多歐洲地方世俗化嚴重，但波蘭是一個例外。

南邊捷克的布拉格看到最多的聖人像，則是堅決不向國王吐露皇后告解內容而被割舌投河的司鐸 John of Nepomuk。在風光秀麗的查理大橋上人們爭先恐後地觸摸他的雕像，在皇宮中的維特大教堂內，他的英姿則在堂中最顯赫之處讓人瞻望。還有遠從西班牙送來作為公主的陪嫁品，飽經戰亂仍被尋回。而靈蹟不斷的耶穌聖嬰君王像，由於曾在世界各地巡展，我們團員中有人見過，而今日在布拉格由赤足加爾默羅會管轄的勝利之后聖母堂看到本尊，雀躍不已。到達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提斯拉法，走訪一座出名的聖伊利撒白教堂。這座美麗的藍色教堂是紀念一位經常以麵包救助窮人的貴婦伊利撒白，在她的圍裙中經常藏有一大堆麵包，有一天她凶狠的婆婆要突襲檢查她圍裙內的東西時，伊利撒白掀開一看，竟然成了一大束的鮮艷玫瑰！更令人驚奇的是我們還看到從巴勒斯坦地區，屢遭意外而輾轉飄洋過海安放在克羅地亞札達爾的聖西默盎聖髑；還有在斯洛文尼亞，此次臨時新增的李神父在教廷的好友神父熱情引薦，「非常靈驗」的當地的唯一真福 **Slomsek** 主教。由於這次來的有音樂背景的團員不少，因此專門保護喉嚨的 Dubrovnik 聖 Blaise 也是大受歡迎的聖者。更不用說我們這次最後的目的地——位於波黑共和國的默主哥耶聖母顯現地了。露天彌撒的人潮、和好聖事的踴躍、耶穌升天像腿上聖水的汲取、聖母顯現地的跋涉，以及十字山的苦路，都是我們得到神恩的所在。這次朝聖走訪的人物，從舊約時代的望德楷模西默盎，中古時期的波蘭黑面聖母，再到當

代的先知、聖人及聖女，及此行最主要的聖母顯現訊息，時時激發我們的信望愛三德。最使大家覺得我們朝聖不是平面的、不是走馬觀花，而是立體豐富、有實質內容的，是旅程中車上有資深教友導遊的專業介紹，李神父的神學視野，再加上本人的歷史解說，使得所走訪的每一處的朝聖都有了具體的時空脈絡及臨場感的體驗。

我們朝聖團每個人都很可愛，促成了一次完美的有機組合。十四天的同居共處，使我們深感聖詠所言，兄弟姐妹們住在上主的殿裏，多麼美麗幸福（參詠一三三）！我們從一開始的懵懂怯生，逐漸熟絡，到後來的依依不捨，彼此在每位團員的臉上都看到了肖似基督的面容。這是我們天國重聚的預演，飽嚙天恩幸福的滋味。

隨著大家平安歸來，朝聖告一段落，我們擁有共同的令人難忘的美好回憶；從朝聖中汲取到的精神及活力，讓我們在信仰中彼此鼓勵，愛德中不斷成長。今後我們各自往前邁進，也期待重聚的快樂。感謝天主的一路的恩祐，願光榮及讚美歸於祂，心誠所願，阿們。



## 聖母升天 主恩圓滿

白建清神父

天主教有四大瞻禮：聖誕瞻禮、復活瞻禮、聖神降臨，和聖母升天。前三個大瞻禮都是慶祝耶穌基督帶給我們的救恩，而聖母榮召升天，是她靈魂和肉身獲得圓滿救恩的具體表達。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教會慶祝聖母升天節，聖母的一生為我們樹立了基督徒的榜樣，師法聖母瑪利亞，在日常生活中善盡基督徒的責任，我們將來也會和她一起分享永生的救恩。

我們知道天主和人之間的「中保」只有一位，就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祂經過了死亡，第三天復活了，升天了，是全人類的救贖者。復活的主耶穌，也使自己的母親成為救恩的「初果」，使她靈魂肉身復活升天，獲得圓滿的救恩。

回顧歷史，聖母瑪利亞的一生不是完美的，充滿了困難和坎坷，然而，卻是承行天父旨意的一生。本來充滿常人希望的生命，天主卻召叫她去承擔一個神聖的使命——成為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的母親。她雖和若瑟訂了婚，卻因聖神而受孕。雖然和天主子耶穌朝夕相處，瑪利亞在生活和信仰上也常常充滿了困惑和疑問。當主耶穌開始出外傳福音時，各種反對的聲音，使做母親的她心裡惶恐而擔憂。最後，自己心愛的兒子，竟然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身為母親，她所遭受的痛苦是我們常人所無法體會的。但

瑪利亞卻總是在每一個境遇中選擇承行天父的旨意，將一切默存於心，反覆思念，信靠天主。

瑪利亞在生命的開始，在參與天主召叫的開始，不僅首先得到了主耶穌所帶來的救恩，而且，也「參與」了主耶穌救贖整個人類的行動。這種「參與」，就是和主耶穌一起「救贖」人類，將天主的救恩帶給人，將人領回天父身邊。作為「同救贖者」，更能幫助我們瞭解她和主耶穌「分享了同一的生命和使命」，自然地，她就分享了主耶穌的死亡、復活和升天。聖母瑪利亞在起初就看到了自己在整個救恩史中的榮幸：「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參閱路一 39-56）。

作為一位需要救恩的普通的人，聖母瑪利亞的復活升天，為我們樹立了圓滿人生的希望，同時，也揭示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提醒我們，在重視物質的同時，更要重視精神；在重視身體的同時，更要重視靈魂。源於天主的靈魂和身體，都能獲得救恩，都要分享主耶穌的救恩。一個人，無論在世時多麼輝煌，多麼有權勢，當死亡來臨時，不僅人變得無能為力，而且，自己一生努力拚搏所賺取的、所佔有的一切，都將留在世界上。這樣的人生，就好像一場馬拉松比賽，許多人在開始時，或者中途時顯得非常幸運和成功，贏得了許多掌聲和吶喊，然而，在比賽的終點，卻始終不見他們的身影！只有身體和靈魂同時得救了，並且經過死亡而復活了，升天進入永生了，才是一個圓滿的人生。

從聖母瑪利亞的生命我們明瞭，不僅聖母瑪利亞和聖若瑟是「同救贖者」，每一位主教、神父是「同救贖者」，而且，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同救贖者」。傳福音，善盡基督徒的責任就是我們實踐「同救贖者」的基本責任。從領洗開始，我



們的一言一行，無論是順利成功的事業，還是艱難失敗的生活，都有「救贖的價值」，都有「永生的意義」。作為「同救贖者」，我們不是被動地接受主耶穌的救恩，而是積極主動地跟隨主耶穌，在主耶穌的恩寵中，參與天父的事業，和祂一起生活，傳揚同一的福音，將主耶穌的救恩帶給人，將人帶到永生的道路上。

聖母瑪利亞已經完成了她在世上的責任，蒙召升天。她在天堂，在諸聖共融中，時刻在愛護我們，幫助我們，為我們轉求天主。今天，作為「同救贖者」，我們非常有幸地繼續參與主耶穌的救贖事業，在每天的環境中善盡責任。在完成了現世使命之後，我們也會同聖母瑪利亞一起分享同一的天堂永福。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聖母的謝主曲》既是她充滿主愛的自然流露，也是我們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主旋律，是我們光榮天主的讚歌。



## 我的“賢內助”

詹紹慧

~~~~~  
今天早晨下樓去丟垃圾時，遇見樓下正給花拍照的鄰居，我讚美了她的綠籬的花，她禮貌地問我先生好麼？我答我先生上個月去世，她說句 Sorry！是的，與我結婚五十餘年的李勗文四月十八日夜被天使接走了。

我摟著他微溫的身體等曙光，忍不住親他額頭，要是平常他會不好意思「唉…」抗議一聲，可這次沉默地接受。

天亮了，小女兒聯絡了消防局、警察和殯儀館，確定了心臟停止，兩位表情嚴肅的葬儀社女士把先生衣服脫了之後，用大大的塑膠布一層一層像包捲餅似裹好、抬下樓，在我和女兒的目送下，車出大門轉彎不見。次日，住在巴西和北加州的兩個女兒趕到，唯遺憾的是急於趕來的老二途中發生撞車，幸蒙主保佑車毀人安。

想到十幾年前，剛移民住在聖荷西，因為在報章登過一兩篇雜文被聖堂教友主席看見，便讓我接手《聖城通訊》月刊的編輯。應了這事自是兢兢業業，彌撒後等在聖堂外自來熟地趨前向教友約稿，再拜訪團體尊敬的長者，而後凡來聖荷西講靈修避靜的神長更是厚顏要求專訪。神長們雖清風兩袖卻豁達，記得有林思川、賴效忠、陸達誠神父以及岳偉利修女，甚至回台灣時還去輔大看望了病中的朱蒙泉神父、新竹的景耀山神父和台中的王愈榮主教。

訪問前先用錄音記下問題，之後呢？才學會電腦的我打字根本不行，先生自動代勞，幾回我都上床了，還聽見他敲鍵盤的聲音。然而次日晨便指出我行文中某段遣詞用句不宜。久而久之，他竟領悟天主愛的博大精深，恭請歐維禮神父領洗。與此同時並把我的親友電話住址分類編排於電腦，助我查閱。他胸襟澹泊曠達，每月聖母軍在鳳文家開會與拜訪教友，返家便有飯菜可食。我遷居洛杉磯後，月刊由徐琪接手。至今仍感謝守華、慶文當時對《聖城通訊》校閱的協助。

2019年七月，一個很平常的早晨，無端地從先生鼻腔湧出血，血似小溪流經張口呼吸的嘴巴往下到枕頭再流往床單。小女兒載至凱薩醫院急診，醫師診斷出是心臟血管阻塞需進一步檢查考慮手術，家庭醫師得訊趕來瞭解情況後提出先生過於體弱。回家療養才三天醫師來電話緊急住院輸血，還把床位搞定，不用等。出院後，聖母軍陸蔚虹姐妹陪蘇崑勇神父常來看我先生，也叮囑我祈求憂者之慰，苦者之安的聖神。女婿見我不外出，鎮日守著先生和貓，便為我申請臉書，於是三年前六月至次年十月以「貓之戀歌」每天一短篇與貓照。因怕錯別字，寄出前仍由病榻的先生過目指正。其實呀…貓喜歡他的味道，都跟他睡。

他病至 2024 年，胸痛頻率加劇，嗎啡止痛的次數從三天一次到三分鐘一次。他胸痛我亦心痛。心裡喊著天主。待他恢復了，會拿枕邊的《野聲》月刊讀。不過後來，他總長時於沉睡中。

他雖臥病，卻是我的定海神針。這一走，恍恍然，既失去視覺主體，彷彿也失去了回憶本尊。當人來搬走四年來挨著

我床邊的電動病床，房間空了心也缺角。先生後事都由三個女兒商量操辦，領了骨灰，五月七日便在聖荷西 Gate of Heaven 請歐維禮神父舉行殯葬告別禮，女兒立萱、立寧宣讀經文。

感謝疏聯多年，仍來參加的末雄、徐琪、二民、李萱、鳳文、清河、美清、嘉瑞、余霈和老弟。

在隨時可能劃下句點的生命裡，在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的未知裡，我會好好活，不讓女兒失望。猶且借用陸神父文章裡的話，「親人之死，是一個參與我生命、塑造我的歷史、而現今仍活在我身上、繼續塑造我者之死。這樣一個親人不會死，因為我拒絕他死——拒絕把他看成絕對的虛無」。



信仰福傳見於語言文字、音樂歌聲，亦可化為圖片和影像。
《野聲》平面編輯群希望讀者們能利用此平台分享文章，積極投稿，文章長度以 1000-2000 字為宜。
徵求封面相片 鼓勵大家提供與「基督信仰」相關的攝影作品，選做為「封面」，拍攝概念題材自定。來稿（請用電子原檔）註明拍攝者姓名，並附上 200-300 字的短文，闡述拍攝動機、喜悅或感動。希望透過您的視野看到見證及創造物的美好。特此聲明，來稿為配合版面尺寸有所截圖，但會在內頁文字介紹處縮小原圖示意，敬請見諒。相片作品為完全義務奉獻。我們會要求品質，並在其中選擇適當的封面作品予以刊登。投稿請 email 至 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本刊免費寄發歡迎索閱，請聯繫以上電郵地址。

AI 人工智能

小雷

~~~~~

最近人工智能 AI 話題超夯，凡事都要蹭個 AI 價值非凡，譬如人工駕駛，人工智能按摩舒壓椅，人工炒菜餐廳，人工智能溫控環境，人工智能醫療照護，人工智能客服、物流管理與配送作業…。AI 還能回答各種領域的問題，甚至編寫專業報告、影像塑造…林林總總。一時蔚為風潮，帶給人們無窮美好的希望，卻也帶來了被 AI 取代的恐慌，如百度無人駕駛 taxi 試驗成功，引起數百萬的 DiDi 司機、卡車司機、外送司機的集體抗議，生怕丟掉自己的工作，失去以此維生的技能。

AI 人工智能從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提倡了，目的在輔助人類工作，取代那些危險的，如礦場工作，軍事除雷工作；也承擔單調無聊的工作，如汽車裝配廠，工廠作業操作，大樓保安工作等等。最近這波 AI 興起，由於科技的更加進步，如晶片運算能力的提升，雲端大數據的大規模建立，使得人工技術朝向仿生、擬人智能發展，宣傳得好似完全可以像人類一樣思考、推理，甚至有人類同樣的情感。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離人工智能專家的理想，還有很大的距離。首先認識一下人工智能的概念：

硬體方面，GPU 具有強大的運算能力，運算速度越快，需要更多的電力供應；HBM 寬頻記憶體方便記憶，快速提取資料；這些都耗電量超越現有國家電力總和。同時產生熱能特高，必須散熱，否則運算器會燒壞。而 HEAT SINK 強

力散熱器，散熱需要龐大的水利資源，以加州現有水力長遠發展不穩定的情況之下，發展條件嚴重受限。

軟體部分，仿生智能需要龐大的雲端資料庫配合，比如人渴了，大腦通知我們要喝水，這樣一組連貫動作，既要擔任偵測功能，缺水了；邏輯思考，要喝水了；再分析怎麼喝水。以人腦內上百億的神經位元，大腦神經位元要從儲存，運算，思考，正常運作下來，幾秒時間，解決缺水，找水，喝水問題。對仿生智能機器雖可以做到，但無法做到既快速又完美無瑕的程度。除了硬體及軟件尚須突破，還涉及倫理道德問題。人工智能必需大數據遠端資料庫的配合，是誰來建置這些資料庫，涉及文化、宗教與社會道德、政府民主與專制體制、人權等問題，如何建置一個相對良好的包容系統，而非排他的系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工智能既然由人所設計出來的，就沒有絕對完美的系統，只能算是相對良好的系統，「仿生」意味著模仿真人一樣思考，有情感，能官感，但是它是「仿生」，並非「仿神」，無法完全取代神所造的生靈。創世紀中，「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創一 26-27)，天主是說話的，和有氣息的天主，聖詠說：「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因上主的一口氣，萬象生成。」(三十三 6) 這氣息是創造者，也是啟示者，給了人理智，情感，還有最重要的靈魂。理智部分，人工智能尚可勉強製造模擬，但情感如何模仿？更別提靈魂了。



耶穌說：「天主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為祂都是生活的」（路廿 38），藉著由神而成為人的耶穌基督，啟示我們如何活在天主內。信仰讓我們確信，天人關係，一個愛的關係，「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羅五 5），由聖神傾注在我們身上的德能，絕非人工智能或仿生可以模擬創造來的；是任何高端人工智能也無法理解的奧秘，所以不用擔心未來有 AI 能夠取代神職人員主持彌撒、聽告解。面對未來科技進步，對人類生活品質的改善提升，我們贊成亦支持，卻不須驚慌，面對科技進步對生活的衝擊，活出福音的見證，調整生命方向，必會結出美好的聖神果實。



### 野聲捐款謝啟

陳鎮中 & 孫永平     \$100                      朱嶠 & 葉青     \$200  
詹導一 & 汪淑純     \$100

【野聲】捐款支票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r CCC)  
請註明「野聲捐款」  
信封請寫：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  
Attn：Deacon Peter Chu  
郵寄地址：1835 Larkvane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電郵地址：angelsvoiceaccount@gmail.com  
教會網址：www.catholicchinese.org

## A Transformative Journey of Faith

Andre Chang

This past summer, I embarked on a transformative journey at St. Bridget Chinese Catholic Church's youth camp, where I discovered a deeper connection with God. Growing up, my relationship with faith had always been somewhat distant, but this camp changed everything. Surrounded by peers who shared a common goal of spiritual growth, I found myself in an environment ripe for introspection and divine encounter.

The camp's schedule was filled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designed to nurture our faith. Among these, the Taizé prayer sessions were particularly impactful. Taizé, known for its meditative chants and periods of silence, provided a serene space for contemplation. Each evening, we gathered in the chapel, illuminated by soft candlelight, and engaged in this peaceful form of worship. The repetitive chants, sung in multiple languages, created a sense of unity and calm that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During these Taizé sessions, I felt an unprecedented sense of peace wash over me. The simplicity of the chants allowed me to focus on the presence of God rather than the complexity of words. One chant, in particular, "Ubi Caritas," resonated deeply within me. As we sang "Where charity and love are, God is there," I began to understand God's love in a new light – as an omnipresent force, accessible to all who seek it with an open heart.

Another pivotal element of the camp was the discussion sessions focused on God and family. We gathered in small groups to share ou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n how faith shapes our relationships. These discussions were eye-opening and heartwarming, as they highlighted the integral role of family in our spiritual journeys. I realized that God's love is often reflected in the love and support we receive from our families.

A particularly powerful session was dedicated to the theme of healing. We explored how faith can be a source of comfort and strength during difficult times. Listening to my peers share their stories of healing – whether from physical ailments, emotional wounds, or spiritual struggles – was

incredibly moving. These testimonies reinforced my belief in God's capacity to heal and restore, providing hope and encouragement for my own challenges.

The camp also included a variety of outdoor activities that brought us closer to God through nature. We hiked, played sports, and participated in team-building exercises that fostered a sense of fellowship and unity. Being in the great outdoors, surrounded by the beauty of God's creation, was a reminder of His omnipresence and the wonders of His works. These activities not only strengthened our bonds as a group but also deepened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natural world.

One afternoon, we had a session dedicated to personal testimonies. Listening to my peers share their struggles and triumphs in faith was incredibly moving. Their stories of overcoming doubt, finding purpose, and experiencing divine interventions reinforced my belief in God's presence in our lives. I realized that faith is a journey, and we all have our unique paths shaped by our experiences and encounters with the divine.

The camp also offered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which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God's calling to love and serve others. We visited a local shelter, where we spent time with the residents, listening to their stories and offering support. This act of service not only brought joy to those we helped but also filled me with a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purpose. It was a tangible reminder of Jesus' teaching to love our neighbors as ourselves.

As the camp drew to the end, I reflected on the profound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 had gained. The combination of Taizé prayer, discussion sessions, healing conversations, outdoor activities, and acts of service had brought me closer to God in ways I had never imagined. I left St. Bridget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with a renewed sense of faith, eager to continue nurtur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my everyday life.

Upon returning home, I made a conscious effort to incorporate the practices I had learned at camp into my daily routine. I set aside time for prayer and meditation, participated more actively in my church community, and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serve others. This summer youth camp was more than just an event;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journey of faith, igniting a profound and lasting connection with God.



## 封面故事——波蘭 琴斯托霍瓦黑聖母

地點：琴斯托霍瓦光明山修道院  
Jasna Góra in Częstochowa, Poland  
時間：05/27/2024  
圖文：葛寧意

琴斯托霍瓦聖母被奉為波蘭主保。每年數百萬人扶老攜幼來此，特別是在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五十萬人湧來，他們敬禮的不是聖像本身，而是真正臨在於波蘭人民中間的天堂母親。

中世紀一群異端份子衝進教堂洗劫，為取鑲嵌在母與子衣冠上面的珠寶，聖像被放上馬車。馬拒絕前行，劫匪想盡辦法，馬車卻紋絲不動，他們把聖像扔下馬車，其中一人勃然大怒，拔劍向聖像連砍兩刀，當他舉刀試圖砍第三次時，突然全身癱瘓，立即身亡。周圍的人嚇得紛紛逃走，而聖母的臉上卻留下了兩道刀痕。畫家們嘗試著用諸多方法對聖像進行修復，清洗上色，然而，聖母臉上的傷疤依然奇特般地再次顯露出來。

聖母曾多次保護了波蘭。1655 年，當瑞士軍隊侵略琴斯托霍瓦時，波蘭戰士們跪伏在聖像前為祖國懇切祈禱，在寡不敵眾下，藉著聖母瑪利亞的助佑，敵兵節節敗退，倉惶而逃。為了表達波蘭人民對天上慈母的謝恩，國王 John Casimir 二世於 1656 年 4 月 1 日宣佈琴斯托霍瓦聖母為「波蘭之母皇」。聖母像由於長期暴露、拍照、燭燻變黑，成了著名的「波蘭黑聖母」。

出生於波蘭的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生虔誠敬禮聖母，曾先後四次回到此處朝聖。